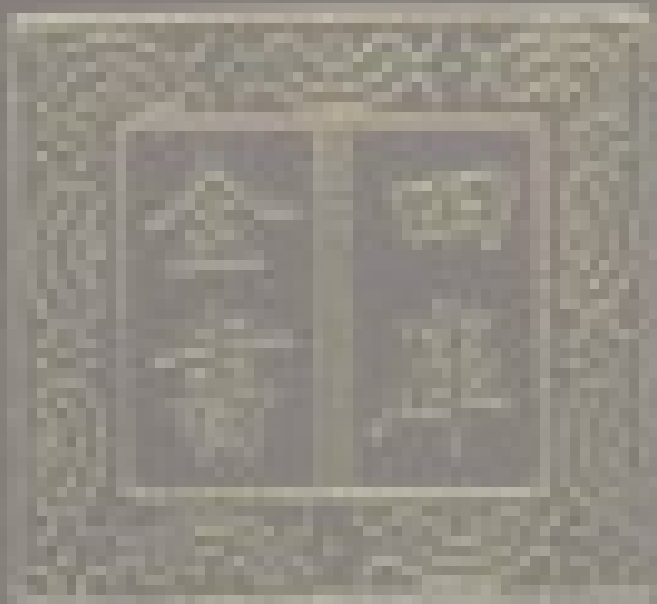






第九七三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駢

志

明陳禹謨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臚錄監生臣官學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一

駢志

類書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駢志

臣等謹案駢志二十卷明陳禹謨撰禹謨有經言枝指別著錄是書取古事之相類者比而錄之對偶標題而各註其所出於條下不立門目但以自甲至癸十干為序而大較以類相從其中嗜博愛奇務盈卷帙如晏子宅晏子冢蘇秦宅蘇秦冢之類古來有宅有冢者豈能偏收秦趙高為丞相漢趙高為太守之類古來同姓名者更難悉數又如平仲君還乃其都賦之本文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乃考工記之成語因而採為駢句名為隸事實則鈔胥齊梁來儷偶之文亦恐罄竹難盡至于癸部所載及于經典一字之異同如浴乎沂沿乎沂詠而歸詠而饋則經典釋文且將

全錄矣然所採既繁所儲遂富或一言而出
典各殊或兩事而行蹤相近多可以考證異
同辨別疑似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又如
漢高母姓駁司馬貞依托班固碑之類亦頗
精確大致簡核精要不及前人而博瞻典雅
則勝方中德之古事比雖體例時有疎舛其
蒐羅排比之勤要未可盡沒也乾隆四十五
年十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
類聚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駢志原序

不佞謨性庸塞特耽耆古籍自為諸生輒請之先莊靖
府君出所藏書披涉之時益以什之七八理古以什之
二三攷今識迷於多旁宜莫能兩精已既屢試弗售府
君患之謂謨曰兒之好古亦何異資章甫而適越失正
鵠而修招乎於是始以強半攷今僅倖一捷隨敝縱視
公車義既竭遂得獲庠三周星篇日督課諸生重以葺
費宇脩獲乘諸務填委置古事未皇理也甲辰冬隨牒
入南雍兩司成先生以一時名碩型范多士多士蒸
蒸鄉風六館仰遵明教無復事事入擁臯比青衿環侍
惟足整襟攤卷恣所吹漁而已同官或戲謂不佞曰此
堂其卿之書堂乎不佞戲應之曰此書堂何假南面百
城也比退食亦復爾爾兩禩間頗得諸未曾有第苦善
忘謀劄而志焉獨念往牒中事詞多肖不若牘列肖者
足備遺忘亦使商訂嘗憶曩時閱史如山公嫗謂甚肖
河伯婦蘇則膝不枕佞人甚肖羊侃床不坐閹人岬側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
類聚

一

人言顧吳郡甚肖壑中兒呼蕭丹陽凡若干則曾述向
府君前府君喜而領之顧未之志也茲益以近段所得
彙為一編命曰駢志大都史家為多間出諸子裨官自
隋唐而後則鮮及焉曰何不以類志也曰如以類業有
類部諸帙涵茹千古比物連類者在茲編何以稱焉計
卷率得二十為一集行之餘尚有待云萬曆丙午玄月
穀旦海虞陳禹謨書于金閭舟中

欽定四庫全書

駢志

三

駢志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駢志卷一

甲部上

舜待玉厯于河際之啟

禹發金簡于宛委之山

神紀舜耕厯山得玉厯于河際之嚴舜知天命在

已體道不倦

欽定四庫全書

駢志

一

吳越春秋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玉字得
通水之理

舜耕厯山鳥為之耘

禹葬會稽鳥為之耘

文粹陸龜蒙曰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厯山象為之
耕鳥為之耘吾得于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
而徐起墮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于象行必端履必
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

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于天其為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四凶恐害于政其為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

水經注會稽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旱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此鳥犯則刑無赦 按論衡云傳書言舜葬于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

黃龍負舟

黑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

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

南史宋文帝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殷湯以戊子戰于郟

周武以甲子戰于牧

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郟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

又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視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

夜徑澤中新蛇

伐荻新洲斬蛇

漢書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

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

拔劍斬蛇

南史武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

至洲裏聞有砢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于

榛中搏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

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

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

欽定四庫全書

沛公王漢中

先主王漢中

漢書高帝紀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

一縣都南鄭

蜀志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

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欲衆拒

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

先主遂有漢中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

吳書傳國璽文

漢宮傳國璽文

吳書孫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

宮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

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

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

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應氏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

欽定四庫全書

獻帝得玉璽

孫皓送金璽

獻帝起居注得六玉璽于閣上

江表傳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虞喜

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

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

異故文字不同

殷湯置網而祝

唐宗中網而止

呂覽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六

酉陽雜俎唐太宗觀魚于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于是中網而止

周文戰繫解自結

晉文履繫解自結

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戰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為之係曰吾所以事君

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秦孝公前席衛鞅

漢文帝前席賈誼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七

史記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郤之前于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得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

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

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
今不及也 魏書王肅字恭懿導之後也太和十七
年奔魏高祖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韻音雅
暢辨而有禮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
也後為豫州刺史尋徵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
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
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

不冠不見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

八

法服以見

漢書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燕見上
或時不冠至如見汲黯不冠不見也

志林云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

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為可嘉耳

若青奴才雅宜紙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魏志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裊袖楊阜問帝曰此于禮
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漢哀帝識鄭尚書履聲

宋武帝知鄭尚書自來

漢書鄭崇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南史鄭鮮之為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貢畢至
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
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
桓榮東面几杖

王祥南面几杖

後漢書桓榮傳顯宗即位尊榮以師禮甚見親重帝
乘輿常幸太常府命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

九

業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晉書王祥拜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為三老祥南面几
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主君臣
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命胥臣以先茅

賞士伯以瓜衍

左傳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

又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齊桓公賞鮑叔

晉文公賞子虎

呂覽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彊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鷄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豕生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二

之如國命有司除廟庭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又晉文公將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

子虎曰哀言所以勝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于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子虎不敢固辭乃受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踈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秦繆公禮由余

漢武帝重日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史記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

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曰戎土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卒用內史廖計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後用其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漢書金日碑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單于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碑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碑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碑獨不敢日碑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郎駙馬都尉光祿大

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解裘覆柔

以蓋覆基

魏氏春秋高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行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

高柔

吳志孫權大暑時嘗于船中宴飲于船樓上值雷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劉基餘人不可得也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弟祥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又吳志吳軍振旅過武昌孫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陸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于是莫與為比

齊高祖為崔暹授讐

齊世宗為崔暹回馬

北齊書高祖賜崔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親為擁之而授讐

又世宗欲假崔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下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疏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于道前驅為赤捧所擊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

崔暹

世宗回馬避之

每有好官缺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蘇頌

南史宋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

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舊唐書蘇頌為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

誥有政事食自頌始也頌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

有好官缺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

者朕為卿嘆息

金錢愧心

賜絹愧心

漢書文帝贊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

心

舊唐書長孫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惜其功

不忍加罪遂于殿庭賜絹數十足以愧其心大理少

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五

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

獸耳殺之何益

邾文公不惜遺己以愛民

宋景公不欲殺民以自活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

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

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

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又呂

覽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

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

主也今王寢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

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

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

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

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五

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

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

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

後四十三年允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

所以止殃剪妖也

呂覽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

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

野也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

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

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

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

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

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

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八

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于陛下

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熒惑果

徙三舍

光武不省

曹公皆焚

後漢帝紀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

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

自安

魏志公收袁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况衆

人乎

晉武帝焚雉頭裘

隋文帝焚綾文布

晉咸寧起居注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

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宜於殿前燒之

元經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夏六月焚綾文布

湘州進詔焚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九

不許金塗釘

命毀玉介導

南史宋武帝紀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金

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帝素有熱病并患

金創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

極以為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况石邪即令毀之

又齊高帝紀帝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

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

宮器物櫺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
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田釘每曰使我
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投籤

警枕

陳書宣帝曰吳劬勞每鷄人伺漏傳更籤于殿中乃
救送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
令驚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

吳越備史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
小枕睡熟則歌由是得寤名曰警枕

不忌反支日

不遷四廢日

不避往亡日

潛夫論云明帝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
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避反支是則又
奪其日而寃之也乃勅公車受章不避反支又宋
武帝將拜南蠻校尉遇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白遷

日不許

宋武帝以往亡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
果克之又舊唐書李愬初將攻吳房軍吏曰往亡
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
勝捷而歸

太宗發哀不避辰日

太宗餌藥不避臨喪

舊唐書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

言準陰陽書曰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為流俗所忌太
宗曰君臣之義同于父子情發于衷安避辰日遂哭
之

又高士廉薨太宗命駕將臨之司空房玄齡以上餌
藥石不宜臨喪抗表切諫上曰朕之此行豈獨為君
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姬戚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
從數百騎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
諫曰餌藥臨喪經方明忌其言甚切太宗猶不許無